

惜別

「日」太宰治

同窗视角中的鲁迅先生
日本文学大师笔下的中国文豪
直面现世的病弱与无力
太宰治式的脆弱与纯粹
生而为人，我很惭愧



译者 杨晓仲 吴霞 戚妍 姚琛
译校 曹培红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惜別

「日」太宰治

同窗視角中的魯迅先生
日本文學大師筆下的中國文豪
直面現世的病弱與無力
太宰治式的脆弱與純粹
生而為人，我很慚愧

譯者 楊曉坤 吳震 戚新梅 陳
校 曹培紅

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
陝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惜别/(日)太宰治著;杨晓钟,吴震,戚研婉琛

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12

ISBN978-7-224-11939-8

I. ①惜… II. ①太… ②杨… ③吴… ④戚… III.

①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8695号

出品人:惠西平



总策划:宋亚萍

特约编辑:鲁小山

策划编辑:关 宁 韩 琳

责任编辑:王 倩 王 凌

封面设计:哲 峰

惜别

作 者 [日] 太宰治

译 者 杨晓钟 吴震 戚研婉琛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mm × 1240 mm 16开 7 印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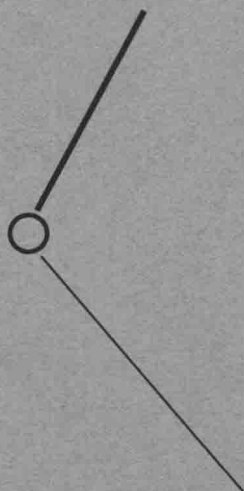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1939-8

定 价 25.00元

一个人，遇见一本书



关于太宰治

——写在《惜别》前

杨晓钟

太宰治（1909—1948），日本著名小说家，无赖派文学的代表作家。原名津岛修治，出身于日本青森县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豪富而专断，母亲则体弱多病，无法照顾孩子。在家里十个孩子中排行第九的太宰治，从小由姑母及保姆照顾。母爱的缺失，使得太宰治的情感纤细而敏感。

太宰治是早慧的天才，16岁时，即发表了《最后的太阁》，并与友人合编了同人杂志《星座》。1927年，太宰治一生尊崇的芥川龙之介自杀身亡，这一事件唤起了太宰治持续一生的自杀情结。1929年12月，还是中学生的太宰治第一次自杀未遂。

1930年，太宰治入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科就读，在学期间，他与银座咖啡店的女侍田部阿滋弥在同居三天后双双投河殉情，并致对方死亡，被诉以“协助自杀罪”，最终未

被起诉。此事给太宰治一生留下了深重的阴影，以此为背景，太宰治创作了《小丑之花》等。

1935年，太宰治参加东京都新闻社的求职测验落选后，于镰仓八幡宫上吊自杀，未遂。当年8月，其作品《逆行》入围第一回芥川奖。8月，因无力缴纳学费，太宰治被东京帝国大学开除。

1937年，太宰治与初恋情人小山初代至谷山温泉，企图服药自杀，但未成功。当年他发表了《虚构的彷徨》《灯笼》等作品。

1939年，经恩师井伏鱒二介绍，太宰治与石原美知子结婚。温馨的家庭生活给了太宰治创作的动力，他决心“努力写作，不再荒唐”。这一阶段他的作品积极向上，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奔跑吧！梅洛斯》《千代女》《控诉》等被誉为名作，同时也奠定了太宰治在日本文坛的地位。

1945年，太宰治完成了关于鲁迅的传记《惜别》与《薄明》。

1948年6月，39岁的太宰治与情人山崎富荣在玉川上水投河自杀。其遗作《人间失格》与《如是我闻》亦于当年发表。

太宰治是日本无赖派文学的代表作家。所谓的“无赖”，并非“游手好闲、蛮不讲理”之意，而是以自诩的态

度来表现日本战后一代人的精神萎靡，以颓废虚无对抗现实的残酷，最终因自我沉沦而陷入毁灭。因为无赖派文学的这种颓废特质，太宰治的作品，一向争议极大，爱之者众多，厌之者亦多。但正如奥野健男的评价：“无论是喜欢太宰治还是讨厌他，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太宰的作品总拥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宰笔下生动的描绘都会直逼读者的灵魂，让人无法逃脱。”

本书收录了太宰治发表于 1945 年的重要作品《惜别》与短篇小说集《薄明》。《惜别》以在仙台医专求学的鲁迅为原型创作，为了创作这部作品，太宰治曾专门前往仙台医专考察。而《薄明》共收录了 6 篇短篇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面对现实社会病弱、无力、颓废，读者当能从中体会到太宰治一生的纯粹性与脆弱性。



目
录
／

惜别	1
薄明	115
薄明	117
十五年	133
圣诞快乐	161
款待夫人	173
清晨	183
再会	189

惜別

惜别

这是在日本东北某个村庄执业的老医生的手记。

前些天来了一位中年记者，胡子拉碴，脸色灰暗，自称是本地报社的。他问我是不是东北帝大医学部前身——仙台医专毕业的，我说是的。

记者一听，赶忙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问道：“你是明治三十七年入学的对吧？”

“没错，我记得是那时候。”对于他慌里慌张的态度，我觉得有些不安。或者说，和这个记者的交谈，始终都不太愉快。

“那可太好啦！”他灰黄色的脸上浮现出笑容，翻开小本子，一下子伸到我面前，上面用铅笔写着三个大字“周树人”。他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那你一定认识这个人！”

“认识。”

“我就说嘛！”记者有些得意，“他和你是同一级的，后来成了大文豪，就是鲁迅。”说着，又对自己过于兴奋的语气感

到有些不好意思，脸有些红。

“你说的我也听说了。不过，即使他后来没那么出名，只是作为一起在仙台学习时候的周树人君，我也是非常尊敬的。”

听我这么说，记者有些吃惊地看着我：“这么说，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看来真是个天才啊。”

“不是那样的，他就是个直率的好人。”

“比如说？”记者一边说，一边又向前凑了凑。“其实我读过鲁迅的一篇散文，题目就是《藤野先生》。文章写的是鲁迅在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战争期间，在仙台医专，受到藤野严九郎先生关照的事。所以我想把这些事作为日中亲善的事例，写成报道发表在新年专版上。正好听说你是仙台医专的毕业生，所以就来采访你。请你说说那时的鲁迅到底是什么样的。他那时就是一副忧郁的表情吗？”

听他这么一说，我反倒有些犹豫了。“不是的，那时的他没什么特别的。该怎么说好呢？头脑好、为人老实——”

“你用不着这么小心谨慎，我又不打算写鲁迅的坏话，就是我才说的，为了日中友好，想写篇报道发到新年号上。这又是发生在我们东北的事，也算是对地方文化的贡献。所以，为了我们东北的地方文化，请你畅所欲言，给我讲讲当时的事。我保证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我倒不是担心你说的那些，”不知为什么，那天我一直心情沉重，“毕竟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又不想敷衍塞责，但记忆毕竟有些靠不住。”

“你用不着这么谦虚。这样吧，我来问，记得什么你尽量说就是了。”

接下来的一小时，记者问了很多当时的事情，我的回答很是杂乱无章，不得不让他失望而归了。不久，到了新年，我们当地的报纸以《日中亲善的先驱》为题，以我回忆往事的形式，连续五六天连载了那个记者的文章。他倒真是有些本事，把我那些不得要领、杂乱无章的回答取其所需，变成了一篇相当有趣的访谈。我虽然佩服他的本事，但他文章中的周树人君和恩师藤野先生却完全变成了我不认识的旁人。他怎么写我无所谓，但读到他文章中完全走样的恩师藤野先生和周君，我便十分难过。也许这都该怪我当时回答问题不得要领。面对那样唐突而又直截了当的提问，我这么蠢笨的人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措辞，只能无意识地嘟囔几句。也许我无意中溜出口的一个词，听在对方耳中便放大了数倍，最终造成了误解。对于这种问答形式的采访，我本来就很不擅长。记者走后的几天里，我一直都很难过。一方面对记者的采访感到困惑，另一方面对自己不知所云的回答感到生气。终于到了新年，看到报纸上连载的文章，我不由得对藤野先

生和周君感到十分抱歉。已经年过六十的我,快要走到人生的终点了,为什么不趁着现在,写下我心中真正的藤野先生和周君呢。当然,我要写这篇手记,并不是为了给那位记者的文章挑毛病,在如今的社会里,那种带有政治目的的文章也只能那样写,自然和我心中的人物完全不同。但我已年老,又是个乡下医生,不用考虑任何政治意图,只想写出对恩师与旧友的钦慕之情,真实地再现他们留在我心中的身影。有句话说:赞大善不如行小善,为恩师与旧友正名这件事,说起来是小事,但确是为人应行之正道,我虽已老迈,但定会竭尽所能。此时东北上空空袭警报频频,但在每一个晴好的日子里,我朝南的书斋不用生火也像春天般暖和。我乐观地预感到,我的工作一定会顺利进行,不会受到空袭的影响。

不过,我也不能保证我笔下的恩师与旧友就是绝对的真实。像我这样普通人的记忆有时就像盲人摸象,总是难免片面;加之又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记忆难免有模糊之处,因此我虽然满腔热情地提笔,但心中难免战战兢兢。我会尽力写出事实,哪怕仅仅是事实的一个方面。人老了,但不能啰唆,既然我不想写出什么传世之作,那我会言简意赅,力求达意。所谓“己所不知,勿与人言”。

明治三十七年初秋,我从东北一个小城市的中学毕业,

来到东北第一大城市——仙台，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那年二月日本对俄宣战，我到仙台时辽阳已经被攻陷，旅顺总攻也已开始。有性急的，认为攻陷旅顺指日可待，已经开始奔走商谈如何庆祝。当时仙台的第二师团第四联队，隶属黑木第一军，被称为“榴岗联队”，参与了鸭绿江渡河战役，之后又在辽阳会战中立下大功，仙台报纸以《神勇的东北军》为题，连篇累牍地报道。一个叫森德座的小剧场立即上演了一出《辽阳陷落万万岁》的即兴滑稽剧。当时仙台到处都充满了战争带来的活力。我们也穿上医专的新制服，戴上制服帽，怀揣着迎接世界黎明的美好憧憬，渡过学校附近的广濑川，去对岸的伊达家三代灵庙所在地——瑞凤殿参拜，祈祷战争的胜利。高年级的学生大多志愿当军医，恨不得现在马上就上战场。要说起来，当时的人心也真是单纯，真是朝气蓬勃。学生们在宿舍里彻夜讨论如何发明新武器。比如让旧藩属时代的驯鹰师训练鹰带上炸弹去炸敌人的武器库，还有给炮弹里装上辣椒面，扔到敌人的阵地上，让敌军眯了眼睛。这些现在想来让人喷饭的所谓新武器，都是那些自诩文明开化的学生们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据说有两三个医专的学生联名投书大本营，推荐那个辣椒面炸弹。还有更多血气方刚的学生，认为讨论新武器太慢，不足以表达自己的热情，就在晚上爬上宿舍屋顶吹号。那时军号在仙台学生中很

是流行，一部分市民认为这纯粹是噪音，应该制止，另一方面也有舆论煽风点火，认为应该组织个军号会什么的。总之，开战半年来，国民可以说是意气飞扬，不仅是学生，全体仙台市民都像孩子似的兴奋不已，热闹中透出几分单纯可笑。当时周君便曾笑言日本人的爱国心“十分天真”。

从小地方来到大都市本来就让我兴奋，更何况是这样一个因战争而喧嚣沸腾的仙台。我早把学习抛到脑后，每日只是在仙台市内闲逛。说仙台是大都市，也许东京的人会嗤之以鼻，但当时的仙台有近十万人口，在十年前的甲午战争时就有了电灯。市内像松岛座、森德座这样的剧场每晚灯火通明，歌舞伎名角们轮番登场。门票便宜的有五钱八钱的站票，正照顾了我这样穷学生的钱包。这还只是小剧场，仙台还有个仙台座剧场，能容纳一千四五百人，新年和盂兰盆节时，会请一些名角们来演出，票价自然不菲。其他时候，也会有浪花曲、魔术、电影等娱乐节目。另外，东一番丁还有个名叫开气馆的小型说书场上演净琉璃和单口相声，东京的名角几乎都来演出过，我就是在这儿听了竹本吕升的《义大夫》。那时芭蕉十字一带已经成为仙台的市中心，新式建筑林立，但最繁华热闹的还要数东一番丁。东一番丁的夜晚格外热闹，各种演出要持续到十一点左右，松岛座前的招幡随风飘扬，还张贴着五六张刺眼的水粉画的海报，剧场门口招呼客